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舉人臣周克鵬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卷一百二十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三十三

吳

朱治 朱然子績 呂範子據 朱桓子異 虞翻 陸績 張溫 駱統 陸瑁 吾粲 朱據 陸遜子抗 賀齊

全琮 呂岱 周魴 鍾離牧 潘濬 陸凱

是儀弟允子緯　胡綜徐詳　諸葛恪　滕允　濮陽興

王蕃　樓元　賀邵　韋昭　華覈　李衡　孟宗　鄭泉　紀陟

朱治字君理丹陽故鄣人也初為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黄巾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袁術後知術政德

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為掾遷吴郡都尉是時吴景已在丹陽而策為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為袁術所并遂成嫌隙而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進到吴吴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治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策既走劉繇東定會稽權時年十五治舉為孝廉後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為

九真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毗陵為奉邑置
長吏征討夷越佐定東南禽截黄巾餘類敗陳萬秉等
黄武元年封毗陵侯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印
紫綬徙封故鄣權歴位上將及為吴王治每進見權常
親迎執版交拜享宴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
贄私覿其見異如此初權弟翊性峻急喜怒快意治數
責諭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為曹操子婦及曹
操破荆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往

見責為陳安危責由此遂止權常歎治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車服唯供事權優異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權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吏常以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獻御權答報過厚是時丹陽深地頻有姦叛治亦以年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共飲宴鄉黨以為榮在故鄣歲餘還吴黄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

九子才素為校尉領兵既嗣父爵遷偏將軍才弟紀權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領兵紀弟緯萬歲皆早夭才子琬襲爵為將至鎮西將軍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啟策乞為嗣策命丹陽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吳策優以禮賀然嘗與權同書學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然為餘姚長時年十九後遷山陰令加折衝校尉督五縣權奇其能分丹陽為臨川郡以然為太守授兵二千人會

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月而定曹操出濡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從討關侯别與潘璋到臨沮禽侯遷昭武將軍封西安鄉侯虎威將軍吕蒙病篤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黄武元年劉備舉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與陸遜并力拒備然别攻破備前鋒斷其後道備遂破走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為其勢

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為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時却退郃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圍而圍不解時然城中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間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日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盡因與賊交通謀為內應垂發事覺然治戮泰尚等不

能克乃徹攻退還由是然名震於敵國改封當陽侯六年權自率衆攻石陽及至旋師潘璋斷後夜出錯亂敵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即還住拒敵使前船得引極遠徐乃後發黄龍元年拜車騎將軍右護軍領兖州牧頃之以兖州在蜀分解牧職嘉禾三年權與蜀克期大舉權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為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赤烏五年征柤中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忠要遮險隘圖斷然後質為忠繼援時然所督兵

將先四出聞問不暇收合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
忠戰不利質等皆退九年復征柤中魏將李興等聞然
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擊破之先是歸
義馬茂懷姦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
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
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唯陛下識臣先言
責成後効權時抑表不出然既獻捷羣臣上賀權乃舉
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初有表孤以為難必今果如

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為左大司馬右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内行修潔其所文采唯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埸臨急膽定尤過絶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輙有功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權特復使然總為大督又陸遜亦本功臣名將存者唯然莫與比隆然寢疾二年後漸增篤權晝為減膳夜為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

表疾病消息權輙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送布帛
自創業功臣疾病權意之所鍾吕蒙淩統最重然其次
矣年六十八赤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為之感慟子
績嗣績字公緒以父任為郎後拜建忠都尉叔父才卒
績領其兵隨太常潘濬討五谿以膽力稱遷偏將軍營
下督領盗賊事持法不傾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廨
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然卒績襲業
拜平魏將軍樂鄉督明年魏征南將軍王昶率衆攻江

陵城不克而退績欲追之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求兵
後繼融答與績績便引兵及𧓯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
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績後失利權深嘉績盛責怒融
融兄大將軍恪貴重故融得不廢初績與恪融不平及
此事變為隙益甚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二年春恪救
新城要績并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冬恪融被害
績復還樂鄉假節太平二年拜驃騎將軍孫綝秉政大
臣疑貳績恐吴必擾亂而中國乘釁乃密書結蜀使為

并兼之慮蜀遣右將軍閻宇將兵五千增白帝之守以須績後命永安初遷上大將軍都督自巴邱上迄西陵元興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為治行喪竟乞復本姓權不許績以五鳳中表還為施氏建衡二年卒

吕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也少為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吕子衡寧當久貧者邪遂與之為婚後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自委昵將私客百人歸策時太妃在江都

策遣範迎之徐州牧陶謙謂範為袁氏覘候諷縣掠考範範親客健兒篡取以歸時唯範與孫河從策跋涉辛苦危難不避策亦以親戚待之每與升堂飲宴於太妃前後從策攻破廬江還俱東渡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下以丹陽湖熟領湖熟相策定秣陵曲阿收笮融劉繇餘衆增範兵二千騎五十匹後領宛陵令討破丹陽賊還吳遷都督策嘗從容獨與範碁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

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于衡卿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褠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啓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整肅威令大行時下邳陳瑀自號吳郡太守住海西與彊族嚴白虎交通策自將討虎別遣範與徐逸攻瑀於西島斬

具大將陳牧又從攻祖郎於陵陽太史慈於勇里七縣平定拜征虜中郎將從征江夏還平鄱陽策薨奔喪于吴後權復征江夏範與張昭留守曹操至赤壁與周瑜等俱拒破之拜裨將軍領彭澤太守以彭澤柴桑歴陽為奉邑劉備嘗詣京見權範密請留備不許後遷平南將軍屯柴桑權討關侯過範館謂曰昔早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為我守建業權破侯還都武昌拜範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陽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

下至海轉以溧陽懷安寧國為奉邑曹休張遼臧霸等
來伐範督徐盛全琮孫韶等以舟師拒休等於洞口遷
前將軍假節改封南昌侯時遭大風船人覆溺死者數
千還軍拜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
子皆修敬虔肅不敢輕脫其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
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人有白範與賀齊車服
奢麗僭擬王者權曰昔管仲踰禮齊公優而容之無損
於霸今子衡公苗身無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車

嚴整耳此適足作軍容何損於治哉告者乃不敢復言
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
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羡長有所私用策或料
覆功曹周谷輙為傅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
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黄武七年遷大司馬印綬未下病卒權素服臨哀遣使
者追贈印綬及還都建業權過範墓呼曰子衡言及流
涕祀以太牢範長子先卒次子據嗣據字世議以父任

為郎後範寢疾拜副軍校尉佐領軍事範卒還安軍中郎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擊皆破隨太常潘濬討五谿復有功朱然攻樊據與朱異破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閑右部督遷越騎校尉太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魏將軍權寢疾以據為太子右部督太子即位拜右將軍魏出東興據赴討有功明年孫峻殺諸葛恪遷據為驃騎將軍平西宮事五鳳二年假節與峻

等襲壽春還遇魏將曹珍破之於高亭太平元年帥師侵魏未及淮聞峻死以從弟綝自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綝綝聞之使中書奉詔詔文欽劉纂唐咨等使取據又遣從兄慮以都下兵逆據於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據曰恥為叛臣遂自殺夷三族

朱桓字休穆吴郡吴人也孫權為將軍桓給事幕府除餘姚長往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良吏躬親醫藥餐粥相繼士民感戴之遷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

吳會二郡鳩合遺散期年之間得萬餘人後丹陽鄱陽山賊蜂起攻没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桓督領諸將周旋赴討應皆平定稍遷裨將軍封新城亭侯後代周泰為濡須督黄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欲以兵襲取州上偽先揚聲欲東攻羡溪桓分兵將赴羡溪既發卒得仁進軍距濡須七十里間桓遣使追還羡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

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髙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

妻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橐皋復為泰等後拒桓步
兵將攻取油船或別擊雕等桓身自拒泰泰燒營而退
遂梟雕生虜雙送武昌臨陣斬首及溺死者千餘權嘉
桓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領彭城相黄武七年鄱陽
太守周魴譎誘魏大司馬曹休休將步騎十萬至皖城
以迎魴時陸遜為元帥全琮與桓為左右督各督三萬
人擊休休知見欺當引軍還自負衆盛邀於一戰桓進
計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

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两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
彼衆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
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
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先與陸遜議以為不可
故計不施行黄龍元年拜桓前將軍領青州牧假節嘉
禾六年魏廬江主簿呂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為應桓
與衛將軍全琮俱以師迎既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
溪水去城一里所廣三十餘丈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

諸軍勒兵渡去桓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欲須諸軍半渡因廹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出其見憚如此是時全琮為督權又令偏將軍胡綜宣傳詔命參與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桓氣素髙恥見部伍乃往見琮問行意感激發怒與琮校計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綜為督綜意以為宜爾桓愈恚退還乃使人呼綜綜至軍門桓出迎之顧謂左右曰我縱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語綜使還桓

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為因斫殺之桓佐軍進諫桓復刺殺佐軍遂託狂發詣建業治病權惜其功能故不罪使子異攝領部曲令醫視護數月復遣還軍權自出祖送謂曰今寇虜尚存王塗未一孤當與君共定天下欲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未復發也桓曰天授陛下聖姿當君臨四海猥重任臣以除姦逆臣疾當自愈桓性護前恥為人下每臨敵交戰節度不得自由輒嗔恚憤激然輕財貴義兼以彊識與人一面數

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贍護六親俸禄産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舉營憂戚年六十二赤烏元年卒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又家無餘財權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子異嗣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後拜騎都尉代桓領兵赤烏四年隨朱然攻魏樊城建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為邊寇害異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武將軍權與論攻

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懀
及見之復過所聞十三年文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
迎異表呈欽書因陳其偽不可便迎權詔曰方今北土
未一欽云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但當設計
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異
并力至北界欽果不降建興元年遷鎮南將軍是歲魏
遣胡遵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軍
大破太平二年假節為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為

孫綝所枉害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三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太守王朗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線經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線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績已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朗謂翻曰卿有老母

可以還矣翻既歸策復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嘗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虵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諶草創之計是以行耳翻從討黄祖旋軍策欲過取豫章特謂翻語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加聞其戰具甚少若不開

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孫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内所宗僕雖在東垂嘗懷瞻仰歆曰孫不如王會稽也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果孰與鄙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定劉揚州君所親見南走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資糧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邱明

日日中迎檄不至者與君辭耳歆乃夜作檄明旦遣使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奉迎策既定豫章欲引軍還吴饗賜將士計功行賞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充論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謂未然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寶而以示人人儻留之則去明府良佐故前不行耳策

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後三日便遣翻還郡後出為富春長策薨諸長吏並欲出赴喪翻曰恐鄰縣山民或有姦變遠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喪諸縣皆效之咸以安寧州後舉翻茂才漢召為侍御史曹操為司空辟皆不就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覩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

可謂探賾窮通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

虞仲翔前頗為論者所侵美寶為質雕摩必光不足以

損孫權以為騎都尉翻數犯顔諫爭權不能悦又性不

協俗多見謗毁坐徙丹陽涇縣吕蒙圖取關羽稱疾還

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還得釋也

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麋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

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城中

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

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關侯既敗權使翻筮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為比矣魏將于禁為侯所獲繫在城中權至釋之請與相見他日權乘馬出引禁併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後權在樓船會羣臣飲禁亦與焉禁聞樂流涕翻曰汝欲以偽求免邪權悵然不平及權與魏和欲遣禁歸翻復諫曰禁敗數萬衆身為降虜

既不能死不如斬之以令三軍示為人臣有二心者權不聽羣臣送禁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為翻所惡然猶盛歎翻魏文帝甞為翻設虛坐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劒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

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
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
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嘗乘船行與
糜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驅曰避將軍船
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
乎芳闔戸不應而遽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
閉門車不得過翻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
芳聞之大慙翻性疎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僊

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僊世豈有僊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翻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嘗數百人又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翻既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已者足以不恨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衆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翻在南方十餘年年七十卒後權遣將士至遼東於海中遭風多所沒失權悔

之乃令曰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也虞翻亮直善於盡言國之周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問交州若翻尚存者給其人船發遣還都若已亡者送喪還本郡使兒子仕宦會翻已終歸葬舊墓妻子得還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永安中從選曹郎為散騎中常侍後為監軍使者討扶嚴病卒汜弟忠宜都太守聳越騎校尉累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昺廷尉尚書濟陰太守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也父康漢末為廬江太守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以遺母術大奇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為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末坐遥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驚異之績容

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歷算數無不該覽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荆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孫權統事辟為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為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千人績既有躄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元皆傳於世豫自知亡日乃為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二卒長

子宏會稽南郡都尉次子敔長水校尉

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人也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為孫權東曹掾卒溫少修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為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為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為人也溫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三十二以輔義

中郎將使蜀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辭也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効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伸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溫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冲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普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

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燿遐邇望風莫不汝賴吴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滸願與有道平一宇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耻忽臣自入遠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齎函書一封以聞蜀甚貴其才還頃之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既陰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太盛衆庶炫惑終不為已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

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吴郡人也温引致之以為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好為清議見時郎署混濁殽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别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卑污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豔彪皆自殺温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權即罪温幽之有司下令曰昔

召張溫虛已待之既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凶醜專挾
異心昔暨豔父兄附于惡逆寡人無忌故進而任之欲
觀豔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溫與之結連死生豔
所進退皆溫所為頭角更相表裏共為腹背非溫之黨
即就疵瑕為之生論又前任溫董督三郡指揮吏客及
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棨戟獎以威柄乃便
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繞帳帳下解煩
兵五千人付之後聞曹丕自出淮泗故豫勅溫有急便

出而溫悉內諸將布於深山被命不至賴丕自退不然已往豈可深計又殷禮者本以占候召而溫先後乞將到蜀扇揚異國為之談論及禮之還當親本職而令守尚書戶曹郎如此署置在溫而已又溫語賈原當薦卿作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原專衒國恩為已形勢揆其姦心無所不為不忍暴於市朝今斥還本郡以給厮役嗚呼溫也免罪為幸將軍駱統上表理溫反覆為之辨析無慮千言權終不納初餘姚虞俊見溫有盛名歎

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溫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乃歎俊之先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乆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故也後六年溫病卒二弟祗白亦有才名與溫俱廢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為袁術所害統母改適為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其母泣涕於後御者曰

夫人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適母甚謹
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為之飲食衰少其
姊仁愛有行寡歸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
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
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
分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
為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歎其惠理權嘉之召為功曹行
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茍有聞見夕不待

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引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之出為建忠中郎將領武射吏三千人及凌統死後領其兵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名戶耗損統上疏乞留神思省補復荒虛育民阜財為深遠之計權感統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洲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為濡須督數

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皆切於政要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絶置權與相反覆終遂行之年三十六黄武七年卒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廸等皆單貧有志就瑁游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立墳墓收導其子又瑁從父績早亡二男一女皆數歲以喪還瑁迎攝養至長

乃别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尚書暨豔㽵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如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漢高帝棄瑕録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潁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泛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嘉禾元年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尚書孫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主

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恍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為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甞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没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以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

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吴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輙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當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絶動衆之日脣齒相濟若實孑然無所

憑賴其畏怖遠迸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乘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未許㫄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姦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盤互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將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乂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

易重興師旅告諭而已今凶桀未殄彊埸猶警雖蚩尤
鬼方之亂故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為先願陛下抑
威任計暫寧六師潛神默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權再
覽琱書嘉其辭理端切遂不行初琱同郡聞人敏見待
國邑優於宗修惟琱以為不然後果如其言赤烏二年
琱卒子喜好人倫孫皓時為選曹尚書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孫河為縣長粲為小吏河
深奇之河後為將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為曲阿丞遷為

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静等比肩齊聲矣孫權為車騎將軍召為主簿出為山陰令還為參軍校尉黄武元年與吕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綆紲斷絶漂没著岸為魏軍所獲或覆没沉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没皆以戈矛撞擊不受槃與黄淵獨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為船重必敗槃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槃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遷會稽太

守召處士謝譚為功曹譚以疾不詣郡棨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為神鳳凰以嘉鳴為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哉棨募合人衆拜昭義中郎將與吕岱討平山越入為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二宫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爭由此為霸竺等所譖害下獄誅

朱據字子範吴郡吴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黄武

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曁豔疾貪汚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權浴嗟將率發憤歎息追思呂蒙張温以為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熟黄龍元年權遷都建業徵據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據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禄賜雖豐而常不足用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

而受之典校吕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為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赤烏九年遷驃騎將軍遭二宮搆爭據擁護太子言則懇至義形於色守之以死遂左遷新都郡丞未到中書令孫弘譖潤據因權寢疾弘為詔書追賜死時年五十七孫亮時二子熊損各復領兵為全公主

所譖皆死永安中追錄前功以熊子宣襲爵雲陽侯尚主孫皓時宣至驃騎將軍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為之綱紀門戶孫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為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縣連年亢旱遜開倉穀以賑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頼時吳會稽丹陽多有伏匿

遜陳便宜乞與召募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舊為所在毒害歷年不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碁峙豺狼闚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鋭權納其策以為帳下右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操印綬扇動山越為作内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

遜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兵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愁擾所在遜後詣郡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在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侯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

然我病篤遜曰彼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彼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彼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内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遜至陸口以書與之

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奬王綱近以不敏受命來西延慕光塵思禀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為將軍之勲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闚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勢彌警願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

鄰威德樂自傾蓋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侯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啟形狀陳侯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遜徑進領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備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絕險要即破

晏等生降得鳳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陽太守郭睦大破之秭歸大姓文布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遜復部旌討破布凱布凱走蜀蜀以為將遜令人誘之布帥衆還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時荆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茍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荆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慺慺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

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納之黄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勸諸夷使將軍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肜等各為别督先遣吴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君擊班者揣之必有

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才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為戚臣初嫌其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

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未可干也今侄已久不得
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冦正在今日乃先攻
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
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
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
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遜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
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
令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

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為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孫桓别討備前鋒於夷道為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展計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援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舊將或公室貴戚自各矜持不相聽從遜按劒曰劉備天下知名

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疆敵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在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遜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材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甞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

義以濟國事權大稱善加拜遜輔國大將軍領荊州牧即改封江陵侯又備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可禽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為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内實有姦心謹決計輙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輙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權使鄱陽太守周魴

譎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權乃召遜假黄鉞為大都督逆休休既覺知恥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休還疽發背死遜振旅而歸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出入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是莫與為比遣還西陵黄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是歲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

書九官儆𨒺輔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鬬鴨欄頗施小巧𨒺正色曰君侯宜勤覽典籍以自新益用此何為慮即時毁撤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下兵不整𨒺對之髡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𨒺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宫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譚不須講也𨒺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為科法嚴峻下

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宜少加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為先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髙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略終建勲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懐遠之弘規也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為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

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業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絶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為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以為宜育養士民貸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

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

遜上疏曰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讐忿

蠻夷猾夏未染王化鳥竄荒裔拒逆王師至令陛下爰

赫斯怒欲勞萬乘汎輕舟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

今天下雲擾羣雄虎爭英豪踊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

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荆州斯三

虜者當世雄桀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

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

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曰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輙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彊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闚𨵦慼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柰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權用納焉嘉禾五年權北征遣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

扁具知吾濶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慼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

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闔吏乃自斫殺巳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料視若巳其妻子者即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鄰境懷之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頤等並帥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又魏江夏太守逯式兼領兵馬頗為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

不協遜聞其然即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選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白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此士吏不復親附遜以免罷六年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為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祗固陳取之郡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祗攻没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並應遽為寇遜自聞輒討即破之遽等相率降遜料

得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擅作威福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壹姦罪發露竟為權所誅云時謝淵謝厷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以事下遜遜議曰國以民為本彊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彊者未之有也故為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受利而令盡用立効亦為難也是以詩歎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小豐然後更圖赤烏七年詔以遜代顧雍

為丞相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先是二宮並闕僚屬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為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

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嫡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甥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為必及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及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其先覩如

此長子廷早夭次子抗襲爵孫休時追謚遜曰昭侯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衆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絶賓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答權意漸解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牆屋居廬桑果不敢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毁壞深以為慚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權涕泣與别曰吾前

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為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將軍遷征北將軍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城至白帝三年假節孫皓即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馬施績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

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彊秦齊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内非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書傳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況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慼

死生契濶義無茍且夙夜憂恒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

十七條失本故不載時何定弄權閹官預政抗工疏曰

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以來爰入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誠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茍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

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即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内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獘士民

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闡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之果無所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工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少如使西陵盤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得而言也吾寧棄江陵

而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勅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絶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允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江陵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允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

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嘗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洶懼悉解甲挺身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祜等皆引兵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沖如

常故得將士歡心羊祜既歸增修德政以懐吳人抗亦勑其邊戍各保分界無求細益於是二境吏和事具晉羊祜傳是歲加拜抗都護抗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叙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元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或圮族廢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已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棄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刑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慼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元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傅弼文皇及瑩承基内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時師旅仍動百姓疲弊抗

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彊兵力農蓄穀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庶尹審刑罰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撫百姓以仁然後順天乘運席卷宇内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凋瘁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

三戰魯人再克而巳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且怚兵無衆古之明鑒宜暫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荆州收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為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

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荆州非吴有也如其不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遴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彊寇內懐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疲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為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黄門豎宦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簡閲一切料出以補疆埸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

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慼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子晏嗣晏及弟景元機雲分領抗兵晏為裨將軍夷道監天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慮景字子仁以尚公主拜騎馬都尉封毗陵侯既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二月壬戌晏為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機雲俱入晉後為

成都王穎所誅初抗之克步闡也誅及步氏嬰孺識道者尤之曰陸氏後世必受其報及機之戮三族無遺機雲晉史有傳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賀氏本姓慶氏齊伯父純儒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黄瓊漢中楊厚俱公車徵避安帝父孝德皇諱改為賀氏齊父輔永寧長齊少為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為姦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

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衆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後太末豐浦民反轉守太末長誅惡養善期月盡平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東冶侯官長商升為朗起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將兵討升以齊為永寧長晏為升所敗齊又代晏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使乞盟齊因告喻為陳禍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求降賊帥張雅詹彊等不願升降反共殺升

雅稱無上將軍彊稱會稽太守賊盛兵少未足以討齊住軍息兵雅與女壻何雄爭勢兩乖齊令越人因事交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齊乃進討一戰大破雅彊黨震懼率衆出降候官既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是歲八年也郡發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齊節度賊洪明洪進苑御吴免華當等五人率各萬户連屯漢興吴五（吴姓五名）六千户別屯大潭鄒臨六千户別屯蓋竹大潭同出餘汗軍討漢興經餘

汗齊以為賊衆兵少深入無繼恐為所斷令松楊長丁蕃留備餘汗蕃本與齊鄰城恥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蕃於是軍中震慄無不用命遂分兵留備進討明等連大破之臨陣斬明其免當進御皆降轉擊蓋竹軍向大潭三將又降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名帥盡禽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為平東校尉十年轉討上饒分以為建平縣十三年遷威武中郎將討丹陽黟歙時武彊葉鄉東陽豐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為始新縣而歙

賊帥金奇萬户屯安勤山毛甘萬户屯烏聊山黟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户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大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往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為作鐵戈密於隠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為緣道夜令潛上乃多縣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以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為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

因是得上大破僕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級齊復表分歙為新定黎陽休陽并黟歙凡六縣權遂割為新都郡以齊為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十六年吴郡餘杭民郎稚合宗起為賊復數千人齊討破之表言分餘杭為臨水縣至晋改為臨安被命詣所在及當還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賜齊輧車駿馬罷坐權住駕使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扶齊上車令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行累勤此不可得齊去百餘

步權乃還十八年豫章東郡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為賊亂衆萬餘人齊討平之誅其首惡餘皆服降揀其精健為兵次為縣戶遷奮武將軍二十年從權征合肥時城中出戰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權撤軍還至逍遥津北為張遼所掩幾至危殆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權權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

慙謹以刻心非但書諸紳也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受曹操印綬化民為盜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相應齊與陸遜討破突斬首數千餘黨震服丹陽三縣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工督扶州以上至皖黄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住新市為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漂溺所亡中分將士失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為勢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巧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干

櫓戈矛葩瓜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鬬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軍假節領徐州牧初晉宗為戲口將以衆叛如魏還為蘄春太守圖襲安樂取其保質權以為忿恥因軍初罷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詔齊督麋芳鮮于丹等襲蘄春遂生虜宗後四年卒子建及弟景皆有令名為佳將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漢靈帝時舉孝廉補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别駕從事詔書就

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為丹陽都尉孫權為車騎將軍以柔為長史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賫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縣之患故便賑贍遠不及啓報柔更以奇之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賑給與共有無由是顯名遠近後權以為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募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

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將關侯圍襄陽琮上疏陳侯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寢琮表不答及禽侯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陽華亭侯黃武元年魏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親擊破之斬其將軍尹盧遷琮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太守七年權到

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之于石亭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為寇盜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琮領太守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屯牛渚罷東安郡琮經過錢唐修祭墳墓麾幢節蓋曜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散惠與千餘萬邑人以為榮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牧尚公主權使太子登出征已出次安樂羣臣莫敢諫琮密表曰古者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

曰監國令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疑之權即命登旋軍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幸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右大司馬左軍師琮為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忤初權將圍朱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

威何向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絶障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汙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之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琮既親重宗族子弟並蒙寵貴賞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十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出城先降魏以為平東將軍封臨湘侯懌兄子禕儀靜等亦降魏皆歷郡守列侯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為郡縣吏避亂南渡孫權統事岱詣幕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囚繫長丞皆見岱處法應問甚稱權意召署録事出補餘姚長召募精鋭得千餘人會稽東冶五縣賊吕合秦狼等為亂權以岱為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討之遂禽合狼五縣平定拜昭信中郎將建安二十年督孫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合衆拒岱岱攻圍之即降三郡克定權留岱鎮長沙

安成長吴碭及中郎將袁龍等首尾關羽復為反亂碭據攸縣龍在醴陵權遣横江將軍魯肅攻攸碭等突走岱攻醴陵遂禽斬龍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為交州刺史到州髙凉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為髙凉西部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湞陽賊王金合衆於南海界上首亂為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交阯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為

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爕岱表分海南三郡為交州以將軍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岱自為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籍累世之恩為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進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

徽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
岱岱皆斬送其首徽大將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岱
奮擊大破之進封番禺侯於是除廣州復為交州如故
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
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
功進拜鎮南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
沙漚口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
禾三年權令岱領潘璋士衆屯陸口後徙蒲圻四年廬

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冶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
並起權復詔岱督劉纂唐咨等分部討擊春即時首降
岱拜春偏將軍使領其衆遂為列將桓厲等皆見斬獲
傳首詣都權詔嘉之潘濬卒岱代濬領荆州文書與陸
遜並在武昌故督蒲圻頃之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
蒼梧鬱林諸郡擾攘岱自表輙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
授交州牧乃遣諸將唐咨等駱驛相繼攻討一年破之
斬式及遣諸所偽署臨賀太守費楊等并其支黨郡縣

悉平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矣然體素精勤躬親王事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為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大將軍拜子凱為副軍校尉監兵蒲圻孫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為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大志

岱知其可成賜巾構與共言論後遂薦拔之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輙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太平元年卒年九十六子凱嗣遺令殯以素棺疏巾布構葬送之制務從約儉凱皆奉行之

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也少好學舉孝廉為寧國長轉任懷安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為冦以魴為錢唐侯

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遷丹陽西部都尉黄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没屬城乃以魴為鄱陽太守與胡綜勠力致討遂生禽綺送詣武昌加昭義校尉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敵所聞知者令譎挑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魴答恐民帥小醜不足仗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其一曰魴以千載徼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川敬恪未顯瞻望雲景天實為之精誠微薄名位不昭雖懷焦渴曷緣見明狐死

首邛人情戀本而逼所制奉覿禮違每獨矯首西顧未甞不寤寐勞歎展轉反側也今因隙穴之際得陳宿昔之志非神啓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萬里託命謹遣親人董夲邵南等託叛奉牋時事變故列於别紙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之趣永令歸命者有所戴賴其二曰鮞遠在邊隅江汜分絶恩澤教化未蒙撫及而於山谷之間遥陳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納夫物有感激計因變生古今同揆鮞仕東典郡始願已獲銘心立

報永矢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横譴禍在漏刻危於投卵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死之咎雖志行輕微存没一節顧非其所能不悵然敢緣古人因知所歸拳拳輸情陳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潤哀拯其急不復猜疑絶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測一則傷慈損計二則杜絶向化者心惟明使君遠覽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質速賜祕報飭當候望舉動俟須嚮應其三曰飭所代故太守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為變以見譴責靖勤自

陳釋而終不解因立密計欲北歸命不幸事露誅及嬰孩魴既目見靖事且覩東主一所非薄𧩊不復厚雖或暫舍終見翦除今又令魴領郡者是欲責後效必殺魴之趣也雖尚視息憂惕焦灼未知軀命竟在何時人居世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乎惟當陳愚重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采納願明使君少垂詳察忖度其言今此郡民雖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復為亂為亂之日魴命訖矣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圖

欲北進吕範孫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趨合肥諸葛瑾步隲朱然到襄陽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主中營自掩石陽別遣從弟孫奐治安陸城修立邸閣輦貲運糧以為軍儲又命諸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復在者才留三千所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首江渚勳便從此率厲吏民以為内應此方諸郡前後舉事垂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然耳若北軍臨境傳檄屬城思詠之民誰不企踵顧明使君上觀天時下察人事中

參著龜則足昭往言之不虚也其四曰所遣董岑邵南
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特令齎牋託叛為
辭目語心計不宣脣齒骨肉至親無有知者又已勑之
到州當言往降欲北叛來者得傳之也魴建此計任之
於天若其濟也則有生全之福邂逅漏泄則受夷滅之
禍常中夜仰天告誓星辰精誠之微豈能上感然事急
孤窮惟天是訴耳遣使之日載生載死形存氣亡魄爽
怳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為後

言一齎教還教還故當言悔叛還首東主有常科悔叛降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俱塞永無端原縣命西望溧筆俱下其五曰鄱陽之民實多愚勁帥之赴役未必應人倡之為變聞聲響朴今雖降首盤節未解山栖草藏亂心猶存而今東主圖興大衆舉國悉出江邊空曠屯塢虛損惟有諸刺姦耳若因是際而擾動此民一旦可得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牙不爾以往無所成也今使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魴當從南對岸歷口為應若

未經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即自
善也此間民非苦飢寒而甘兵冦苦於征討樂得北屬
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使石陽及青徐
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往兵使不得速退者則善之善也
魴生在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
敢布腹心其六曰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令此後舉
大合新兵并使潘濬發夷民人數甚多聞豫設科條當
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後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壍

使即時破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陽城小不能久留住兵明使君速垂救濟誠宜疾密王靖之變其鑒不遠今魴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見救以往則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則與靖等同禍前彭綺時聞旌麾在逢龍此郡民大小歡喜並思立效若留一月日間事當大成恨去電速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敗耳願使君深察此言其七曰今舉大事自非爵號無以勸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紐郎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

各三百紐得以假授諸魁帥奬厲其志并乞請幢麾數十以為表幟使山兵吏民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救畫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潤狹之間輙得聞知今之大事事宜神密若省魴箋乞加隱祕伏知智度有常防慮必深魴懷憂震灼啓事蒸仍乞末罪怔魴因别為密表曰方北有逋寇固阻河洛久稽王誅自擅朔土臣曽不能吐奇舉善上以光贊洪化下以輸展萬一憂心如擣假寐忘寢聖朝天覆含臣無效猥發優命

勑臣以前誘致賊休恨不如計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為北賊所聞知者令與北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竊恐此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懼不可信不如令臣譎休於計為便此臣得以經年之冀願逢值千載之一會輙自督厲竭盡頑蔽撰立牋草以誑誘休者如别紙臣知無古人單複之術加卒奉大略伀矇狼狽懼以輕愚忝負特施豫懷憂灼臣聞唐堯先天而天弗違博詢芻蕘以成盛勲朝廷神謨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靈贊聖規休

必自送使六軍囊括虜無孑遺威風雷邁天下幸甚謹拜表以聞并呈牋草懼於淺局追用悚息被報施行休果信魴帥步騎十萬輜重滿道徑來入皖魴亦合衆隨陸遜橫截休休軍幅裂死解斬獲萬計魴初建密計時頻有郎官奉詔詰問諸事魴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罪故休聞之不復疑慮及事捷軍旋權大會諸將歡宴酒酣謂魴曰君下髮載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內侯賊帥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

川並受其害吾粲唐咨嘗以三千兵攻守連月不能拔魴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魴遣閒諜授以方策誘狙殺嗣嗣弟怖懼詣武昌降於陸遜乞出平地自改為善由是數郡無復憂惕魴在郡十三年卒賞善罰惡威恩並行子處亦有文武才幹天紀中為東觀令無難督處入晉有傳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

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逮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續漢書曰宮字少子琅邪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位至左中郎將侍中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繩此民牧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為釋民繫民慙懼師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傍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赤烏五年從郎中

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還為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會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為監軍使者討平之賊帥黄亂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封秦亭侯拜越騎校尉永安六年蜀并于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為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髮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于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

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妝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勅外趣嚴掾吏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説妝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又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妝曰非常之事安得循舊即率所領

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揚武將軍封都鄉侯從濡須督復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子禕嗣代領兵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年未三十荊州牧劉表辟為部江夏從事時沙羡長贓穢不修濬案殺之一郡震悚後為湘鄉令治甚有名劉備領

荆州以濬為治中從事備入蜀典留州事孫權襲關羽并荆土荆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横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師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荆州諸軍事一

以諮之武陵郡從事樊伷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可以禽伷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是南陽舊姓頗能弄唇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伷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即拜濬輔軍中郎將授兵五千使往討伷果斬平之遷奮武將軍封常遷亭侯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進封劉陽侯權數射雉

濬以諫權權曰相與別後時時暫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急栝破亦能為害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壞之權由是遂絶不復射雉遷太常五谿蠻夷叛亂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斬首獲生蓋以萬數自是羣蠻衰弱一方寧靜歸義人隱蕃以口辯為豪桀所善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

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濬而蕃果圖叛誅夷衆乃歎服濬姨兄零陵蔣琬爲蜀大將軍或有閒濬於武陵太守衞旍者云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有自託之計旍以啓權權曰承明不爲此也即封旍表於濬而召旍還免官先是濬與陸遜俱駐武昌共掌留事還復故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案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黃門侍郎謝厷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

壹答曰不能佳厷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厷厷曰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良久曰君語近之也厷謂曰潘太常切齒於君但道遠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改散雍事濬求朝詣建業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僚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為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濬每進見無一不陳壹之姦險也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戮權引咎責躬因誚讓大臣以不規諫所

致赤烏二年濬卒子翥嗣翥拜都尉後代領兵早卒翥弟秘權以姊陳氏女妻之後為尚書僕射濬女配建昌侯孫慮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丞相遜族子也黃武初為永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衆手不釋書好太元論演其意以筮輙驗赤烏中除儋耳太守討朱崖斬獲有功遷為建武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陳毖於零陵斬毖克捷拜巴邱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為

武昌右部督與諸將共赴壽春還累遷盪魏綏遠將軍孫休即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晧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邱領荆州牧進封嘉興侯孫晧與晉平使者丁忠自北還說晧弋陽可襲凱諫止之語在晧傳寳鼎元年遷左丞相晧性不好人視已羣臣侍見皆莫敢迕凱說晧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晧聽凱自視晧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為患害又政事多繆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

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
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
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
桀紂君明闇於姦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
為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為作
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因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
政於淫俗臣竊為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
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

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之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實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徵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

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意恣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為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闇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為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為煩苛刑政所為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盪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塉埆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

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為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茍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為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

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為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為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鱉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襁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

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

計其所長不足為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為無

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工應天心下合

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

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

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顔色而

取好服捷口容悦者也臣伏見當今内寵之臣位非其

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

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僻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為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為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内發建衡元年疾病皓遣

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元賀邵張悌郭逴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意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遂卒時年七十二子禕初為黄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已後入為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禕體質方剛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

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曽不迴顧𨙸棫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初皓常銜凱數犯顔忤旨加何定譖搆非一既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為大將在疆埸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或曰寶鼎元年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謀因皓謁廟欲廢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密語平平拒而不許誓以不泄是以所圖不果太史郎

陳苗奏皓久陰不雨風氣迴逆將有陰謀皓深警懼云
後晉陳壽言予連從荆陽來者得凱所諫皓二十事博
問吴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案其文殊甚切直恐非
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為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
皓遣董朝問所欲言因以付之虚實難明故不著于篇
凱弟允字敬宗始為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名
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争陰相
譖構允坐收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後為衡陽督軍

都尉赤烏十一年交州九真夷賊攻没城邑交部騷動以允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允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凉渠帥黄吴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允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永安元年徵為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允才通行潔可備上司皓不報允卒子式嗣為柴桑督

揚武將軍天册元年與兄子禕俱從建安天紀二年召

還建業復將軍侯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為縣吏後仕郡

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為上可改為是乃遂改焉後

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敗儀徙會稽孫權承攝大業優

文徵儀到見親任專典機密拜騎都尉呂蒙圖襲關羽

權以問儀儀善其計勸權聽之從討羽拜忠義校尉儀

陳謝權令曰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為周舍邪

既定荆州遷都武昌拜裨將軍封都亭侯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黄武中遣儀之皖就將軍劉邵欲誘致曹休休到大破之遷偏將軍入闕省尚書事外總平諸官兼領辭訟又令教諸公子書學大駕東遷太子登留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還建業復拜侍中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校郎吕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權怒收嘉繫獄悉驗問時同坐人

皆怖畏壹並言聞之儀獨言無聞於是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為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為嘉隱諱自取夷滅為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亦得免蜀相諸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儀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意拜尚書僕射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宮相逼近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以為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

家之良規海内所瞻望但臣言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愚以為二宫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儀為傅盡忠動輙規戒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産業不受施惠為屋舍財足自容鄰舍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宅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素必不為此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蓄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之歎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寵為慼時時

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嘗責儀以不言事無所是非儀對曰聖主在上臣下守職懼於不稱實不敢以愚管之言上干天聽事君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歷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權歎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為及寢疾遺令素棺斂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將母避亂江東孫策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為門下循行留吳與孫權共讀

書策甍權為討虜將軍以綜為金曹從事從討黃祖拜鄂長權為車騎將軍都京召綜還為書部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劉備下白帝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部督綜領右部督吳將晉宗叛歸魏魏以宗為蘄春太守去江數百里數為寇害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魏拜權為吳王封綜儀詳皆為亭侯黃武八年夏黃龍見夏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

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權命綜作賦以美之舉朝稱歎蜀聞權踐阼遣使重申前好其盟文綜所作也權下都建業詳綜並為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吴質頗見猜疑綜乃偽為質作降文三條其一曰天綱弛絶四海分崩羣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煙火往往而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翻飛遂為曹氏執事戎役遠處

河朔天衢隔絶雖望風慕義思託大命媿無因緣得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户受覆燾英雄俊桀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猷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勝昊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黄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間關求

達其欲所陳載列于左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為知天命也臣昔為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總河北之軍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冲統政讒言彌興同濟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間其言而臣受性簡略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為邪

議所見構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真者保明其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横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氷炭昔樂毅為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即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葢畏功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為名託叛南詣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表使光口傳而已以為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之民思為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少

加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疑心赤實天日是鑒而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長歎日月以幾魯望髙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聲綿綿不絶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虚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構讒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𡈼鑊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横見譖毁將有商鞅

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爲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已自效不當徼幸因事爲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悠江湖隔絶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忌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于内各自爲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虚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前

後數得降叛具聞此問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
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内兵淮泗據有下
邳荆揚二州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
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撤守許
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
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既自多馬加諸
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
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此

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今此間實羸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弘業使普天一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三曰昔許子遠舍袁就曹規畫計校應見納受遂破袁軍以定曹業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也願陛下思之閒閭界上將闔浮趙楫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取破亡令臣款款遠授其命若復懷疑不時舉動令臣孤

絶受此厚禍即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於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實聞斯言此文既流行而賀已入為侍中矣二年青州人隱蕃歸吴上書求見權即召入蕃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為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

之親善常怨歎其屈後蓄謀叛事覺伏誅普見責自殺據禁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領辭訟遼東之事輔吳將軍張昭以諫權言辭切至權亦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力焉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凡自權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初以內外多事特立科長吏遭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權患之使朝臣下議綜議以為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

後必絶遂用綜言由是奔喪乃斷赤烏六年卒子冲嗣冲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為中書令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身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頞廣額大口高聲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道藝並為賓友從中庶子遷左輔校尉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

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為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為優權又大噱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為盡爵後蜀使至羣臣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

乘還告丞相為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之何也恪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厩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此類也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後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咸以丹陽地勢險阻與吴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接壤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

對長吏皆伏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
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
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猨狖之騰木也時觀閒隙出
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蜂至敗則鳥竄
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
終不逮乃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盛陳
其必捷權乃以恪為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棨戟武
騎三百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

二恪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輙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畧無所入由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恪乃復勑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拘執丹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詣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民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

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恪乞率衆佃廬江皖口因輕兵襲舒掩得其民而還復遠遣斥候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為不可赤烏中魏司馬懿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為不利於是徙恪屯於柴桑恪與丞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為方今人物凋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為輔車上熙國事

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誹謗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歎誠獨擊節愚以為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僻由喭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為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寛於往古何者時務縱横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茍令性不邪惡志在陳

刀便可奬就騁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
濶畧不足縷責則士誠不可纎論苛克苛克則彼賢聖
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
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
所以更相謗訕或至為禍原其本起非為大讐惟坐克
已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已不如禮則人不
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内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
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

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已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陳張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久至於家戶為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恪知遜以此嫌已故遂廣其理而贊其旨也會遜卒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遜領荊州事久之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允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

後事翌日權覺弘素與恪不平懼為恪所治說權死問欲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誅之乃發喪制服恪更拜太傅於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税事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初權黄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内船由是廢不復修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夾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吴軍入其疆土恥於受

侮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
隄遏恪興軍四萬晨夜赴援遵等勑其諸軍作浮橋度
陣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
留贊呂據唐咨丁奉為前部時天寒大雪魏諸將會飲
見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
緣遏大笑之不即嚴兵兵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擾
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絶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
桓嘉等同時并沒死者數萬故叛將韓綜為魏前軍督

亦斬之獲車乘牛馬騾驢各數千資翫山積振旅而歸進封恪陽都侯加荆揚二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賜金百斤馬二百足帛繒布各萬匹恪遂有輕敵之心以十二月戰克明年春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為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衆意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則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兵彊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從

懐憚於勞苦使秦得漸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近者劉景升在荆州有衆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尚微與之力競坐觀其彊大吞滅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率三十萬衆來向荆州當時雖有智者不能復為畫策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為囚虜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讐欲相除也有讐而長之禍不在已則在後人不可不為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吴其為沼乎夫差自恃彊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

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吴尚為吴禍況其彊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吴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殞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

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懐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
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
之所以長歎息者也自古以來國之彊弱在乎産育今
者賊民歳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
後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
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年略當
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者若賊衆一倍而我兵損半
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

為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顙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吴始以伍員為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貽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而任大吴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及今日為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讎敵更彊欲刎頸謝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憂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

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瘡痍介冑生蟣虱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忌安寧哉慮其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及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歿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為之辭然莫敢復難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

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且案兵養鋭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臆意私心以為不安恪題論後為書答及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於是違衆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耀兵淮南驅畧民人而諸將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埸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

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
廻軍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洩
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
為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内惟失計而恥城不下忿
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其兵都尉蔡林
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戰士疲病乃進救
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顛仆坑壑或見
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

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衛徐乃旋師由此衆庶失望而怨黷興矣秋八月軍還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即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妄數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宿衛用其親近復勑嚴兵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乃造言恪欲為變與孫亮謀宴恪而圖之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

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令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悵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驅去遂升車初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閤中從者白之令外詰問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住東興有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

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恪答曰當自力疾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允恪曰卒腹痛不任入允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劒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因白使君病未平善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别飲所齎酒酒數行亮還内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

諸葛恪恪驚起拔劒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傍斫峻
裁傷左手峻應手斫斷約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
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先是童
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篾鉤落於何相求成子閤成子
閤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
依焉鉤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鉤落帶恪果以葦蓆裹
其身篾束其腰而投於此岡時年五十一恪長子綽為
騎都尉以交關魯王事權遣付恪令更教誨恪鴆殺之

中子竦長水校尉少子建步兵都尉聞恪誅車載其母而走峻遣騎督劉承追斬竦於白都建得渡江欲北走魏行數十里為追兵所逮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侍朱恩等皆夷三族初竦數諫恪恪不從常憂懼禍及亡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可訖情盡意故太傅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致名英偉服事累紀先帝

委以伊尹之任屬以萬機之事而悋性剛愎不能敬守神器興功暴師虛耗士民空竭府庫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假刑劫衆大小屏息侍中武衛將軍都鄉侯臣峻俱受先帝囑託之詔見其姦虐恐其傾危宗社奮其威怒躬持白刃梟悋殿堂勲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朝大除此誠宗廟之神靈天人之同驗也今悋父子三首縣市積日觀者數萬詈聲成風然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悋貴盛世莫與二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

訖情反能不憯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弘哉昔欒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朝哀察於是亮

峻聽恪故吏斂葬遂求之於石子岡恪始退軍還聶友知其將敗書與滕允曰當人彊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恪誅後孫峻忌友欲以為鬱林太守友發病憂死友字文悌豫章人也

滕允字承嗣北海劇人也伯父耽父胄與劉繇州里通家以世擾亂渡江依繇孫權為車騎將軍拜耽右司馬以寬厚稱早卒無嗣胄善屬文權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嘗令損益潤色之亦不幸短命權為吳王追錄舊恩封

允都亭侯允少有節操美容儀弱冠尚公主年三十起家為丹陽太守徙吳郡會稽所在見稱太元元年權寢疾詣都留為太常與諸葛恪俱受遺詔輔政孫亮即位加衛將軍恪將悉衆北伐魏允諫恪曰君以喪代之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彊敵名聲振於海内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畧無獲是喪其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按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

者大事事以衆濟衆皆不悦君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者皆不見計算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為然吾何望焉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民人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以允為都下督掌統留事允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及恪誅孫峻為丞相大將軍允以恪子竦妻父辭位峻曰鯀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為峻允雖内不沾洽而外相苞容進允爵高密侯共事如前太平元年峻遣魏叛

將文欽與驃騎將軍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等北伐峻餞諸軍於石頭入據軍見據軍嚴整心惡之稱病去尋卒以後事付其從弟綝綝遂代知朝政呂據聞之大恐與諸督將連兵共表薦允為丞相綝更以允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允欲共廢綝綝聞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勑文欽劉纂唐咨等合衆擊據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允取據并喻允宜速去意允自以禍及因留

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以綝爲亂迫融等使作書難綝綝不聽表言允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急攻圍允允又刼融等使作詔發兵融等不從允皆殺之允顔色不變談笑若常或勸允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皆委綝就公時夜已半允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宫乃約令部曲説吕侯已在近道故皆為允盡死無離散者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綝兵大會遂殺允及將士數十人夷允三族

濮陽興字子元陳留人也父逸漢末避亂江東官至長沙太守興少有士名孫權時除上虞令稍遷至尚書左曹以五官中郎將使蜀還為會稽太守時琅邪王休居會稽興深與交結及休即位徵興為太常衛將軍平軍國事封外黄侯永安三年都尉嚴密建丹陽湖田作浦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為用功多而田不可保成唯興以為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傭之費不可勝數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興遷為丞相與休寵臣左

將軍張布共相表裏邦內失望七年七月休甍左典軍萬彧素與烏程侯孫皓善乃勸興布立之於是興布廢休適子而迎立皓皓既踐阼加興侍中領青州牧俄而彧譖興布追悔前事十一月朔入朝皓因收興布徙廣州道追殺之夷三族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為尚書郎去官孫休即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為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清之遣使至蜀蜀人稱焉還為夏

口監軍孫皓立復入為常侍與萬彧同官彧與皓有舊

挾主自尊謂蕃輕巳又中書丞陳聲皓之嬖臣數譖毀

蕃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指時或迕意積以見責甘

露二年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皓疑而

不悅轝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解蕃性有威嚴行止

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衛將軍滕牧征西將

軍留平請不能得丞相陸凱上疏曰常侍王蕃黄中通

理知天知物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

昔事景皇納言左右景皇欽嘉歎為異倫而陛下忿其
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
悼其痛蕃如此蕃死時年三十九皓徙蕃家屬廣州二
弟著延皆稱佳器郭馬起事不為馬用見害
樓元字承先沛郡蘄人也孫休時為監農御史孫皓即
位與王蕃郭逴萬彧俱為散騎中常侍出為會稽太守
入為大司農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彧陳親密
近職宜用好人皓因勑有司求忠清之士以應其選遂

用元為宫下鎮禁中侯主殿中事元從九卿持刀侍衛正身率衆奉法而行應對切直數迕皓意漸見責怒後人誣白元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東觀令華覈上疏為之申救皓不聽皓疾元名聲復徙元及子據付交阯將軍奕使以戰自效陰别勅奕令殺之據到交阯病死元一身隨奕討賊持刀步涉見奕輒拜奕未忍殺會奕暴卒元殯斂奕於䠥中見勅書還便自殺

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隂人也孫休即位從中郎將為散騎中常侍出為吳郡太守孫皓時入為左典軍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皓㐫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日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日至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口杯酒造次死生不保是以正士摧方庸臣苟媚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非所以保洪緒

也何定本趨走下隸陛下假之以威權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老弱饑凍大小愁歎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為草芥今法禁轉苛賦調益繁呼嗟之聲感傷和氣且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坐食萬有餘人内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不能守一葦可杭也願陛下豐基彊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

憚乃共譖邵與樓元謗毀國事俱被詰責元見送南州邵原復職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託疾收付酒藏掠考千所邵卒無一言竟見殺害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元子孫是歲天冊元年也邵年四十九邵子循入晉有傳

韋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少好學能屬文從丞相掾除西安令還為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昭論之其辭曰蓋聞

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濶勤思平居不墜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

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顯榮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墮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鋭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碁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

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陷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吴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猶且旰食而何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吴受命海内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

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
騖博選良材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
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
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
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碁三百
孰與萬人之將衮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碁局而貿
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顔
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

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和廢後為黄門侍郎孫亮即位諸葛恪輔政表昭為太史令撰吴書華覈薛瑩等皆與參同孫休踐阼為中書郎博士祭酒命昭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又欲延昭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憚昭侍講儒士又性精确懼以古今警戒休意固爭不可休深恨布然昭竟止不入孫皓即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為侍中常領左國史時在所承

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昭昭答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為父和作紀昭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為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昭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欲乞成所造書以後業别有所付皓終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愈急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昭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茶荈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逼彊輙以為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

卿以嘲弄侵克發擿私短以為歡笑時有愆過或誤犯
皓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昭以為外相毀傷内長尤恨
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
為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昭付獄是
歲鳳皇二年也昭因獄吏上辭曰囚荷恩見哀無與為
比曾無芒氂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陷極罪念當灰滅
長棄黄泉愚情慺慺竊有所懷貪令上聞囚昔見世間
有古歷法其所紀載既多虚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囚

尋案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為三卷當起黄武以來别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因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辨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没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祕府於外料取呈内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昭

冀以此求免而皓更怪其書之垢故又以詰昭昭對曰

囚撰此書實欲表上懼有謬誤數數省讀不覺點汙被

問寒戰形氣吶吃謹追辭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而華

覈連上疏救昭言昭自少勤學雖老不倦探綜墳典溫

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昭者昔

李陵為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為

陵游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

加誅書卒成立埀之無窮今昭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

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體宜得昭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昭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叙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叙傳尤劣今吳書當傳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昭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

其人昭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為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百下皓不許遂誅昭徙其家於零陵昭子隆亦有文學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為上虞尉典農都尉以文學入為祕府郎遷中書丞蜀為魏所并覈詣宮門發表曰閒聞賊衆蟻聚向西境西境艱險謂當無虞定聞陸抗表至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為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土棄

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孫皓即位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皓更營新宫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並廢覬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劉氏之寛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當此之時皆以為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為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為長歎息者六乃曰方今

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後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傅相稱疾罷歸欲以此為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太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為緩抱火臥薪之喻於今為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

廣闢農桑之業積不貲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彊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衆議忌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衆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贍而北積穀養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蜀為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統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巵

已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阯九真二郡已沒日南孤危存已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虜窺窬東縣多得離民比習海行狃於往年鈔盜無日今胸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為飢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辦若舍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

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為資也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修德怪消殷興熒惑守心宋以為災景公下從瞽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延年夫修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慚俯愧無所投處退伏惟思熒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至如他餘錙介之妖僅是門庭小神所為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

徵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既覿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
靈所挺夫王者以九域為宅天下為家不與編戶之民
轉徙相同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為不祥又
揚帀土地與宮相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住門行之神
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
乃愚臣所以夙夜為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
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
有大殃六月戊巳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

可失昔魯隠公夏城中邱春秋書之垂為後戒今築宮
為長世之弘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
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竊所未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
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則日月滋蔓若悉並到大衆
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
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
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
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

大敵所以歡嘉也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彊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況敵彊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殖間者大水沈没其餘存者當須耘穫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州郡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

復出不能為陛下計明矣書奏皓不納後遷東觀令領

右國史衆上疏辭讓皓不許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衆

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

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

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别異各自下

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

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

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

税如有逋懸則籍没財物故家户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已來已向百歲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氷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為已勞也求其為已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

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待狐貉而後溫滋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傚耻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儋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

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
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户有一女十萬家
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彊之內
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
禁綺繡無用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
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
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
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乃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庫之

急乎此救之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雕文之傷農業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飢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皓以𦤎年老勅令草表𦤎不敢又勅作草文停立待之𦤎為文以呈辭旨哀怖皓見而矜之𦤎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文多悉不載天冊元年以微譴免數

歳卒昭衆所論事章疏咸傳於世也

李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衜有人物之鑒往干之衜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是時校尉吕壹操弄權柄大臣畏逼莫有敢言衜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為郎權引見衡衡口陳壹姦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嘗為諸葛恪司馬幹恪府事恪被誅求為丹陽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

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

株臨死勑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至是然吾洲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千匹絹亦當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戸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為宅汝父嘗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亡枯橘猶有存者

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少從南陽

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廣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宗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為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後除為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屬之官宗至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時吳

法在職不得奔喪罪當大辟宗聞母亡犯禁委官奔赴
巳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丞相陸遜陳其素行孫權特
為減死一等復使為官蓋優之也初宗母嗜筍冬節將
至時筍尚未生宗乃入竹林哀歎而筍為之出得以供
母時以為孝感之所致後累遷光祿勳位終三公
鄭泉字文淵陳郡人也博學有竒志而性嗜酒常曰願
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
僨即住而啖肴饍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孫

權以為郎中甞與之言曰卿好於衆中面諫或失禮敬寧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諱實恃弘恩不畏龍鱗後侍宴權乃怖之令提出付有司促治罪泉臨出屢顧權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知無死憂至當出閤感懷威靈不能不顧耳後權遣泉使蜀劉備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託為宗室有維城之責不杖戈

執鋭為海内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
君未復書耳備甚慙恧泉後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
家之側庻百歲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
紀陟字子上丹陽人也初為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
和令其引分陟密使和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
出孫休時父亮為尚書令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
屏風隔其坐出為豫章太守後為光禄大夫與五官中
郎將弘璆奉使如魏至壽春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

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
士大夫君子未有為之者矣布大慙既至魏帝見之使
儐問曰來時吳主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
位御膳無恙司馬昭饗之百位畢會儐者告曰某者安
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主失土為君所禮位
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懐之親在
坐席此誠恩威遠著又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
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為堅固對

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昭善其言厚為之禮子孚封都亭侯孚弟瞻入仕晉驃騎將軍晉史有傳